

陈劲松的诗

蔚蓝

和天空互相成为对方的背影
中间,是蓝色的鱼群和鸥鸟
云朵翻卷着白色的泡沫
蔚蓝色的风,一遍遍翻阅着
鸥鸟蔚蓝色的歌声

蔚蓝加上蔚蓝,是更深的蔚蓝
蔚蓝减去蔚蓝,是更纯粹的
蔚蓝

那个在蔚蓝里写诗的人
他让诗歌长出
蔚蓝色的牙齿和歌喉

月光下的大海

它低吟,浅唱
寻找着月光的耳朵
银色的鱼群飞翔
是另一种的月光
白帆垂落,静谧的海港中
梦一点点涨潮

年轻的水手裸着
这古铜的小小男子汉
月光般裸着,是满含渴意的大海
也是一小片
铜质的月光

月光轻柔
大海把自己摇成一小片
深蓝色的羽毛

大海边的女儿

三岁的女儿
从高原到大海
像寻根溯源的一滴晶莹的小
水珠
在大海的怀抱里
和大海一样,她有干净的歌声
也有着任性的脾气

眼神纯净,是两湾小小的海
她歌唱,跳舞
是一小朵赤着脚的浪花
她清澈,美丽
小小的心里
是生命最初的净
还没有一丝的泥沙

大海是一滴蓝墨水

它容纳下辽阔的光亮
那些闪电照亮的
也终将被它照亮
它安静如一滴露珠
怀抱鸥鸟的歌声和飞翔的鱼群
也怀抱着星星的蓓蕾
散步的月光
和清新的晨曦

帆影点点,在它蓝色的怀抱里
桨声和橹影
掩埋了多少浪迹之路

它喧嚣,沸腾
在多少人体内回旋着无尽的
潮汐
它平静,从容
像一滴蓝色的墨水
怀抱着蓝色的诗行和闪电

观潮,看大海退向远方

一退再退
疲惫的海浪背过身去
飞翔的鱼群回到深海
不羁的野马群渐渐消失于远方

只有天际线
永远充满活力,跃动着豹子的
脊背
带给一切
崭新的面容与力量

潮汐带来十月的空阔

还没有浪潮涌来
我先于海水来到这里
滩涂空空,是十月
湿漉漉的胸腔
一只鸥鸟飞向大海
它将为我们一次次衔回
盛开的浪花

翻卷的乌云裹挟着泥沙
昏黄的天空,成为另一块
巨大的滩涂
风声紧,风把万物压低
却让浪花如此蓬勃

十月的空阔如此丰盈
它来自一次涨潮
也来自一次退潮



《渔港晨晖》(油画)。 王天贺 作

卢艳艳的诗

听海

夜把海的蓝隐去了
潮水声便凸显出来
犹如一层层逐渐消散的呼吸
——向尘世万物打开
仿佛唯有我,听懂了其中的
平静和起伏
也唯有我一个人——
被抛起,折叠,吞没
将呼吸悬在温暖的海之南

沙滩

天空倒映在海面
白云是越过山顶的浪花
一群鸟向远处飞去
几个孩子在不远处堆沙成堡

眼前的世界是美好的:
我倚在它的边缘,听风闲聊
一团沙——任人搬移
被反复搓揉,造型

直到一个城的矗立
剥夺了一堆贝壳的藏身之地
看到一个雪白的瓷盘
重新被海水冲上岸堤——

手指触摸到了细长的裂痕
——它只是看起来完美
如同手中被摩挲了无数次
却依然粗粝的沙石

指间沙

有人享受着干净的沙滩——
海岸线松软如练,没有尽头
海水用撞击,表白生命
用绝望的粉碎,侵蚀礁石
天空铺满蔚蓝的沙
被筛子细细过滤
——他得意于,轻松踏平脚下
把世界紧紧抓在手中
随心所欲捏成
各种采若母鸡的快感
最后,如同一个意兴阑珊的
君王
他将握住的随意抛弃,扬向
半空
并不断拍打着双手
像是礼貌性的欢送
又像不屑一顾的嘲讽,这时
有风返回,把粘在指缝的沙
纷纷吹入,他躲闪的眼中

丰收

终于靠岸了。当一张网
捞起漏洞百出的河流
鳞片闪耀,在阳光下,寻找
落水的星球

终于上岸了。它们挨个儿躺下
集体望向天空
看见身体里的白云变红
蓝天变白

听见记忆的热气,被秋风吹尽
挣脱的头颅,像果实熟落
在一片寂静的呼吸里
用残鳃断鳍,称量圆满的丰收

码头

除了出发和抵达
我似乎从未在此发呆停留
只是借助船,推开一处岸
又走下另一处,相似的舷梯

送别我的只有海鸟
迎接我的只有椰林

无法和鱼一样——
从远古的河道,一路逡巡而来
成群结队,最终奔向大海

我只是,独自从青春出发
命运的时刻表催我疾行
汽笛声砸来,跌跌绊绊找到
我的船——它的引擎已开

像一条搁浅的鱼,急于逐浪
天色渐暗,踏上了,便不再返航

森森的诗

它们在雨中守候了一夜

傍晚的细雨不是落
而是飘下来的,除了丝丝凉意
感觉不到重量和潮湿
冬至已过,我没有打伞
想着毛毛雨的说法多么妥帖
第二天清晨,雨还是那么随意
三角梅的叶子上托着水珠
光秃秃的鸡蛋花树枝已经潮湿
我所忽略的点点滴滴
它们却裸露在雨中,守候了
一夜

落日

我见过无数次的落日
在海边,在古城,在戈壁滩
那时的落日都很美
但不是绝美的
我见过最美的落日,是在故乡
斜阳即将落进小山后面
红色的光占据了水塘、菜地
和母亲的脸庞
周围宁静,静到可以听见浇
菜声
可以听见晚风拂过树梢
静到在许多年以后
我还能听到余晖的脚步
一点一点地
离开那个温暖的画面

十年

如果借多年前的某个事例
回顾
时光飞逝就如弹指一挥
母亲从未离开海岛
岛内行也屈指可数,印象最
深的
就是我带父亲和她环岛游
在野生动物园,在海边
被相机定格的画面还历历在目
已逾十年,我无法原谅自己
不知何时接受了,母亲
越来越弯的腰
以及几步一停歇的步伐
时间让她的重心降低,身体
摇晃
她拒绝了我伸出搀扶的手
一如既往洗衣做饭,管理菜园
以缓慢的动作,拆解着流逝

光的偏移

有一段时间的清晨
我总会经过一片原野
空气中飘荡着自由的味道
去年秋天,太阳从我的背后
升起
我不偏不倚踩在自己的影子上
偶尔我会转头,看着红红的

险虎

道声早安。如今春分已过
我发现我的影子,出现在左
前侧
光悄悄发生的偏移,一点点地
不知不觉。曾经以为
每天相守就会发现变化,
事实上
生活的呈现恰如其分
我们总爱纠缠,看不见的部分

会偷听的香蕉树

百香果花开正艳
绿色的小果实出现在竹架上
藏在叶子底下的南瓜偷偷长大
已是暮春,那几棵笔挺的香
蕉树
如谦谦君子,两年了
从未开花结果
还遮挡了园子里的阳光
前几天她一直唠叨
要把香蕉老树砍掉,小树挪走
几场雷雨后,某棵香蕉树上
吐出紫红色的大花苞
她才惊觉,她说的话
被香蕉树偷听了

蛇桥

风从水上来,与我在石阶相遇
老树葱茏、石门残壁,尽是
古意
石桥静卧河面
弯曲如蛇,褐色的背脊
驮着周边的农人来来去去
几条靠岸的小舟,没精打采
此时对岸的田洋,已被春风
洗绿
这种水涨泛舟、水退则桥的
场景
让藏在半山腰树丛中的石碑
迟迟不肯老去
仿佛忧民的丘濬,仍在翘首
张望
只有不起眼的石头,缺了耐心
不时滚入河里,在静寂中
图个回响

佘正斌的诗

南渡江

傍晚的暮色似乎让人
越来越迷恋这被河风
掀起的微澜,几叶小舟牵
引着行人的目光
南渡江用时间摆兵布阵
它羞于与大海为伍
从不抄袭大海的高调或疯狂
它把所有情话都说尽
即使身居海口的后花园
也从接纳纳工业时代泼来的
污渍,在自贸港的
日记里,它把名声举得
老高老高,仿佛一弯
新月 照亮人间底色

春天之后

喜鹊在枝头哭
乌鸦动用眼皮,把泪水
关在门窗之外
人心,躁动不安
笔墨和纸张互为外延
写下收获、幸福
也写下泪水和苦难
阳光远离雨水纠缠
在向思想的侧翼靠拢

春天加快重建的速度
你来,我满心欢喜
你去,我挥手告别

空

不是所有的词语
都是用来造句的
不是所有的人
都值得深信不疑

面对芦花的空
一张白纸与其对应
我的笔落之处
就是一个完整的句号

等风来。犹如泪花
腌制的泡沫
在灯光的尽头
加重了人间沧桑

棋子湾

写下江山,写下美人
一招不慎,弯下半身

在道德的边缘,你是棋,我是山
海水落入象与马的穿行
我把海滩让位给了人间
你把人间交付给游人

一尾鱼版图,顺着海潮的姿势
种下堤岸、棋子、美人,和
人间烟火,用自相残杀的方式
打开了一湾寂寞

棋子湾,一个出类拔萃的名字
在民间延伸,在棋路中拓展

雨后

风停雨止。时间在持续碳化
鱼儿在湖面游荡
午后的静,成为另一种例外
从林间出走的行人
占据整个雨后的画面
他们把自己涂改成五颜六色
鸟鸣声持续扩大战力
覆盖整个副词的音域
田畴回归到自己内心的位置
庄稼和野草越发凸现向心的
力度,也一再弯下腰身
露珠仿佛枝头悬浮的海
在树篱的背面涨落
万物不断向内心靠拢
稍一松动,波涛便从眼眶中
滑落。一只青蛙不经意
用自己的肚皮,击中自己

岸边

船踏水而来
先看到了高高的帆

山走到海边就站住了
而海上的船永远在移动

不知遇到了多少的风浪
礁石记着赤子的脸庞和帆影

海边,总有人在眺望
再远的船,也有归期

亲人的念想像海浪一样
不停地拍打着海岸

绕过青山是大海

本来已经快要到达了
日记本记着

铺天的沙尘没有迷路
星星指引到天亮

有时疾行像藏羚羊在奔跑
有时缓慢如骆驼逡巡在沙漠

急切的心情,一阵暴雨
刚刚过去就上路

车轮陷入泥泞,油门踩到底
轮子飞转只是原地打滑

一番的周折,泥泞被填平
车缓缓开出了泥沼

山那边,白云飘过
露出了金色阳光
海湾,停泊的船又将启航

山海阔

云飘过来的时候
不要看天空
月亮和星星隐藏在云的后面

此时的光明就在地上

街道上有路灯
门匾上有霓虹闪烁

这时的烟火,在人间
在看见和想到的窗前灯下
在山的脚下,在大海的两岸

云散去,再看那天上
月亮和星星都在,它们
被人间的烟火吸引着

邓存波的诗

老井

三百年了,井绳一直在云朵里
打结。两位母亲的陶罐
盛满迁徙的星群
她们把荒坡种成荔枝林时
井底便长出了眼睛。童年木桶
总是撞碎天空。竹竿两头
挑着晃荡的银河
井水始终静默
母亲点燃的炊烟
酿成可以解渴的月光
老井反刍时间,它吞咽
好多代人的足音,回声
长出青苔。石栏听见
水底有心跳在继续

吃麻笋

想做麻竹
做满山遍野的麻竹
不做麻笋,几乎没有机会长大

吃麻笋的人
吃的不是麻笋,是一条条麻竹
是一座座山的翠绿

下六番薯

玄武石敲打出火花
鲤鱼墩的贝壳垒起的土瓮
南蛮之地的垦造之手
从燃烧的火苗里
以雷电的怒吼迎接期盼
下六番薯是盐碱地的再生之物
时光的种子从域外
从海上丝绸之路载来
雷州半岛的天空不大。除了
三面环海,红土地就像一个
巴掌
插进一片深蓝的海水
从土瓮里掏出的下六番薯
清香扑鼻,世上任何山珍海味
都掩盖不了眼前的红皮粉心

于成大的诗

黄昏的大海

傍晚,潮汐退去了
那些小鱼小虾、螃蟹贝类们
稍一迟疑
成了海鸟们的饕餮盛宴
它们铺天盖地分食这个黄昏
滩涂是一张欢乐的餐桌

残阳如血。那些来晚了
的食客
等着下一波潮汐
它们的胃口,相当于大海的
规模

但大海未见丝毫减少——
海鸟们打开的缺口,很快
被下一次潮汐补上
大海隐藏了一切,又呈现了
一切

在海滩

我常常一个人坐在海滩上
想象一些事情
海风吹着远处的帆船,也吹着
眼前的鸥鸟
指甲大的螃蟹爬来爬去
没有谁关注到它们
海螺里寄存着一支歌,我已
忘了
它的名字
往事正在退潮
想写一封信,却已丧失了地址
夕阳落下,怅惘涌起

大海退去

我走出很远之后,它才会再度
涨上来